

端木蕻良文集
4



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



端木蕻良文集4

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



162090



北京联大 0007074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端木蕻良文集 第4卷/端木蕻良著. -北京:北京出版社,
1998

ISBN 7-200-03417-7

I. 端… II. 端… III. ①端木蕻良-选集②小说-中国-当代-选集③报告文学-中国-当代-选集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7472 号

端木蕻良文集

第四卷

DUANMUHONGLIANGWENJI

端木蕻良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11000字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200-03417-7
I·523 定价:22.00元(平)



1960年6月5日端木蕻良和钟耀群结婚照，离京前摄于中国照相馆



1953年摄于北京，后排：何显华、叶均；中排：端木蕻良、吴世越、茅迪芳、周济、陈叔瞻；前排：傅鸿笑、沈云



1962年在昆明的端木蕻良和女儿钟燕

蜜

端木蕻良

初夏时光，锦屏山下，梨花盛开。金寨乡
处处都是梨花气息，一片甜香，沁人肺腑。

每当花用，白胡子大爷便在梨树底下穿来
穿去。花气引来各色各样的小虫，乱腾腾地和
成一片。但是，独独没有一只蜜蜂。将近十年
了，都没有蜜蜂到这儿来采蜜。每年春天，胡
大爷抖动着长胡子，从村面走到村东头，去找
寻它们，但他的老朋友可是从未回来。

每过一春，村里的梨树就更多了，花开得
也更盛。他就越相依蜜蜂回来。他知道，这样
金子似的一片梨花蜜，它们怎会不来不睬呢？

但是，春天一个一个地过去了，梨花开时，
树梢一片闹哄哄的，有花大姐，有天牛，有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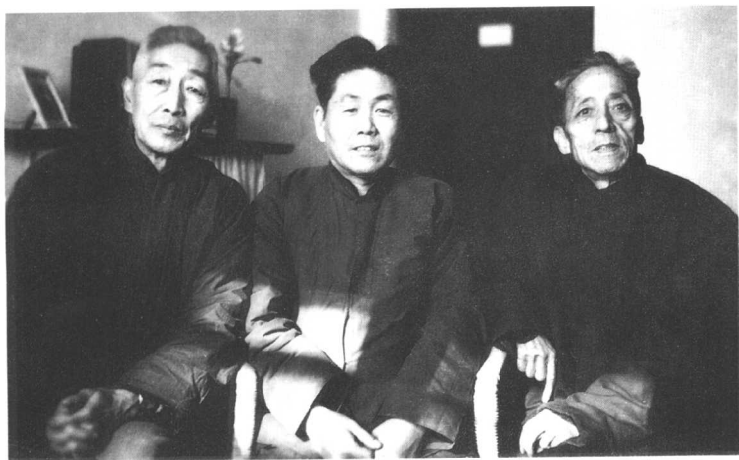
端木蕻良手迹



1950 年的端木蕻良



1949 年冬，端木蕻良在南苑土改工作队



1978 年王亚平、方殷来访



1978年端木蕻良一家和二哥曹汉奇父子于陶然亭合影



从左至右：黎丁、单复、王西彦、端木蕻良、许杰、荒烟

目 录

饥饿	(1)
海上	(15)
前夜	(25)
红夜	(41)
复活	(57)
夏夜	(73)
门房	(93)
狱中记	(113)
朱刀子	(129)
海港复仇记	(139)
蔡庄子	(158)
握手	(171)
钟	(179)
白老虎连	(199)
刘介梅	(210)
钢铁战士	(279)
独臂英雄	(304)
蜜	(308)
红河涨满了春潮	(325)
粉碎	(336)
护秋	(352)

钢铁的凯歌..... (373)

饥 饿

先生：

容许我这个丢失了灵魂的灵魂来给你写这封你所不需要的信，想给你写信，确实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。我的心里鼓动着一种热烈的悸痛，我必须写信给你不可。我常常在你的文章上看见你的一切，我能闭着眼睛看见你的一举一动。我能看见你的苦恼惟有你才有的和你的欢喜，（那也是惟有你才有的呀！），我能看见你的音容笑貌、眼睛、身段，这一切是你的，绝不会为别人所有。甚至你看到了我这封信，你对于我把取的讽刺的姿态。先生你对于我是太熟习了，熟习的像是我不是在和你写信而是对面你讲话一样。也许在你，你从来没有追随过一个人，所以（请你原谅我！）你没有这种经验。现在请你容许我告诉你，就是我自己对于你比你自已还熟习。

先生（请你原谅我），我对于你我是一个行止的追踪者。你走到那里的消息，都没有能瞒过我。先生，自从你的第一篇文章“旷野”被我看到之后，我就如一个邮票蒐集者似的，我追踪着来看你的文章。而先生（请你要原谅我）啊，而我是你思想的告密者，我是那样追踪你的文章呵，即使在字里行间你有什么隐晦的语言，我都能用特殊的敏感来发掘出来。也许这些话非你所有的，也许你压根儿不承认。但是，先生，我以为这些话是你的，非是你的不可，为什么，我看旁人的文章，我

看不出这样的思想，想不起这样的话来呢？我要求你必须给我这种权利，你得承认，有许多作家他说了别人的心里话，而他自己还没有晓得，有一个人说得好，他说一个作家的真正才能，就是将别人笔下所无，写人人心中所有。你写出了我的心中所有的，这样，你就给予了我一种权利了。就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正在庄庄严严的立在那儿装出一种高贵的样子，而你对众宣称，说我昨天曾经偷了人家的一串珠链一样。这样，也许我真的偷了人家的珠链，被你看见了，也许我没有偷而你也没有看见，你弄错了，你看错了一个别人。但是总而言之，你是牵扯到我了，我就有一分权利和你纠缠不清。

世界上还没有一道法律来禁止读者和作家直接通信。希特拉驱逐了曼，杀死了托勒，但还没有想起这条更好的法律，使他们的心灵不许和别人通信。先生，我是这样的欢喜，在今天我能把我的心打上了邮戳寄上给你，先生，也许明天有一个意外，我会死掉，也许明天我觉得我自己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我突然会发现了自杀的有趣。但是，那些我都不计较了，那些对我都没有价值了。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件我心愿的事。想想看还在这个世界里，有谁能做到他一生想做而居然能做得出的一件心愿的事呢。而我能做到了，难道连这盈喜欢也不许我有不成？我是一个动物，我自然会引起一种生理的心理状态，这不需要什么解释的，就如我和你写这封信一样。先生，（请你原谅我）这是一种权利——我真感谢上帝，在自然的伟大的法则里，我们是享尽了多少权利呢？我常常想这是因为有阳光，才会有我们人类的眼睛呢？还是有了人类的眼睛之后，才有了阳光呢？自然在动物学的法则上是因为有了阳光才能有了人类的眼睛。在深海里的鱼，它们就因为失去了光线而也就消失了眼睛。但是，我以为人类有了眼睛才发现了太阳，就如神首先发明了火，而人类又用火来燃了神的殿堂一样。火是操在人的手中

了，正和这理由一样，太阳是存在我们的眼中。这样，我们的眼睛就有了一种权利了。

先生也许看到这里，你会顾虑到我扯得太远，且如说，我有嘴唇，我就有权利和你说话一样。请你不要那样推断，但是，也仍然请你原谅，就是你的猜想也的确对了。假如说我有这种权利，我也一点儿不觉得过分。就如我写这封信我一点都不觉得失礼，我自然是看过了“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来信”那种书，我自然也看过包以尔的《大饥饿》那样的书。我对于我自己的意识的和非意识的分析我自信这非常清楚，我不否认一切，我宁愿承认一切。我也有充分的勇气，但是请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烧炽你的殿堂。我并不希望人类和我一样熔掉。我不愿人家来同意我而享受一个乐趣。先生，我知道你有一种大悲悯心。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奢望，当然我也不会因为遵守一种谦卑而忍受痛苦，假若是那样，先生，我就永远不会给你写信了。先生，我可以不告诉你我的心情的呀，假如我明天不寄出这信，先生，你便不会知道，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深夜在这里给你写这样一封讨厌人的信了，你能够看到这封信，就能证明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了。那么我写这封信给你，我的理由完全是为了饥饿，我的谦卑也许没有斯拉夫人那样彻底，我的饥饿却比他们所有的还真实。为了填满我的饥饿，我写了这封寄给你的信，我每一笔画落在纸上，我就感到一分饱暖。先生，当我把这封信写完之后，我的饥饿的告别式就算完成了，我已经不再是饥饿的了。

先生，我怎样告诉你我的欣喜呀，我请求你，运用你最敏锐的想像，来想象我的喜悦吧，一个皮球因为跳得过高而爆炸，一个玻璃盅因为过热而炸裂，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后悔的话，先生，我是多么快乐呀！

我是一个江南地主的女儿，你到过我们的家里，你看过我

们园林的红叶，记得这些东西就唤起了你对于江南秋天的缱绻。我就是在那些地方长大的，自然，那儿有过多的船和过多的竹子，使你看到不爽快觉得琐碎，或者更放肆点儿说，使你讨厌，但是我确实是看了那些东西而长大的。我长得懂事了一点儿，我就走进了一种都市生活。高中以前的生活差不多是糜烂的。都市的诱惑吮吸着我，我差不多每天和朋友在汽车里过生活。我们到野外去，把车子开过了速度，然后把血液也开过了速度。我那时才十七岁，我什么都干，我今天理了这个朋友，明天又理了那个朋友。天天收集他们的信，这个说我心碎了，那个又说是自杀了。当然跑不出那一套，我看了，在床上，打着滚儿笑，一种幼稚的堕落侵入我的骨髓。假使没有伟大的抗战到来（请你相信我不是胡扯，我并不喜欢用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被那些八股文学家给糟蹋了，他们用不惮烦的抄写使这几个字，每在我表现一种庄严的感情时，我就想越过它去不用，因为他们用墨渲染污了它的光彩），我会堕落到不能想象的地步。那时我的父亲正在上海经营一种毛织工厂，我的生活非常优裕。我除了看好莱坞的电影，同时我还是一个打篮球的明星。我的朋友和我怎样胡闹？使我现在不愿再去追想。

先生，我请你能容忍我的惭愧，不再盘问我吧！先生，请你不要盘问我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战栗，我没有方法不说它也是生活的一个方式，因为我的生命就在那些糊涂的日子里打发走了。但是，先生，抗战起来之后，我父亲的毛织工厂因为原料来不了，便不能开下去了，于是就改成麻包公司。那生意也真好，因为一方有运私米的商人要买，另外的又有军队要用。而且上海沦陷之后，我父亲还是照样开厂。天知道，他是为了什么。我一气，便一个人宣布和他断绝关系，我走出来了，我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，……我到后方，虽然考取了大学，但我仍然不能改过我的一切。那种生活依然不能夺取我过去的颓废

和烦闷。起初是因于人生问题的不能解决，曾经愚蠢的写信给一位大学教授请教，失望了，自己便不想活，可是又不想死。那时候，真奇怪，敌机在头上飞翔，投弹，我却安然的静着心在病室里翻读《红楼梦》。这场病是胃病、脑病，彻夜不眠的神经衰弱。医生和旁人说，是必死无疑。可是更奇怪，我却活了，而且好得很快。原因是那位柏林大学医学博士说是“命运”。可是我自己知道，那是我同病室的一个同学的死刺激了我——“他天天想活，恨着病，而结果是死了！”在人家想活而不得，而自己却无意于生，可是却就不死，于是就活了起来。

自然，像这样的慢性自杀的愚蠢举动，也有其发生的原因，那就是自己过去较佳的家庭环境有以促成。人睡醒了，照例，会什么都明白的，会痛快的干的。可是，谁知道过去的愚蠢，都也不能阻止重新活转来的苦闷，记得鲁迅先生用他无比的智慧嘲笑了庄子，庄子随便的把一个骷髅复活的使它成为一个人，可是却不给他裤子。使他到处去找警察，我无意中活转下来，我自然又要对生命负责。除了我要负责喂养它之外，我还得分出一部分的心思来管理它。这就又引起了对于生命的问题，我对什么都怀疑，我自己是否在活着，也成为问题，或许我是已经死了，我是躲在一边欣赏着我自己的死吧。

先生，等我活过来又背负生命的担子之后，我才真正的感到，我并没有在活呀，不过是在慢慢的死醒了，就像簷面上的水滴一样，是一点一滴的，瓦面上不会存沾多少积水的，我的生命也不会有多长，我记得有一个法国作家写过一篇东西，说是一个旅行的人，只身在大沙漠里，遇见了飓风，沙在他身子的四边旋转着，一寸一寸的沙堆起来，堆过他的膝，堆到他的腹部，堆到他的胸部，一直快到他的头顶上，他的胸部呼吸已经感到窒息，他的身体已经截瘫，可是他的意识还是清楚的。

因为他是一个健康人，而且更要紧的，是他连一点儿死的准备也没有，他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由去死，可是死和沙漠里的沙一样，一寸一寸的落在他的面前。沙是时间的尺，上古的人就知道了。人要死在沙里，不管是凯撒，或是莎弗。人是多么可怜。蚂蚁生在人类前至少要有若干万年。可是人类还要模仿那遥远的祖先。沙到他的喉咙了，沙一粒一粒的长起来，那旅行者，意识是多么清楚，他知道自己面前一点生物都没有，他知道明天太阳晒在沙上的时候，他的血肉会慢慢的溶解。他知道今天的沙丘，明天又要吹开去，明天他看见阳光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堆白骨。他知道这一切，可是沙管住了他，不许他逃出沙的流，他不大信任命运，他受过现代化科学的洗礼，而且他也许读过了很多沙漠改变成为沃土的书。但是沙是那样机械的落下来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沙就落下来，而且越落越厚，他是必死无疑了，但他连喊都不想喊一声，因为他神志清楚，他知道动作和叫喊都没有用。

先生，我面对着也是这样的死，我的沙还没有他的那样白净可爱，先生，它是带着一种恶臭和腥膻，它往社会的每个角落飞来，它带着绒毛的吸脚似的，它往每个角落里吸收来肮脏的细菌和脓疽的尘埃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不干净的，所以那沙也是不干净的，它落下来纷纷的，机械的，有规律的，贴在我的身上、脸上、肢体上，因为它肮脏，所以它还有一种腐败的粘性。就如滚上涂胶的树叶的老虎一样，它越咆哮越滚动，那胶也就涂得越厚越浓。

先生，我有一种极大的渴望迫害着我，它使我的一切失去了节奏，我不能理解这渴望是什么，物质的生活我已经能够满足，虽然我的愿望当然不止这个，顺着我的欲望来发展，我当然会要求更强烈的物质生活，“骄傲是我的大缺点，一种夸大的自尊心，毫无理智的，我的野心那么强烈，如果我获得在光

荣和德性（我所爱好的）中选择其一，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。”但是先生，我当然还要诉说，我的饥饿在这个阶段不是物质的，而且我也拥有了爱情，我不是有了爱情了吗？我的爱情向任何人骄傲都是毫无愧色的，我的对手多是许多的女人想追求而永远不能得到的。先生，假设我没有一点儿判断力，先生，我得承认这或者由于一种空虚，一种无比的空虚，它像是一种纠缠，又像是一种压迫，使我感到窒息和厌恶。因为空虚，我追求的都是形式的，都是什么都没有装的空蛋壳，有许多小孩子在游戏的当儿，会发现了空蛋壳可贵的价值，把两只空蛋壳当作水桶，把一只当作灯笼，我在小时候就是这样玩过的。但是，先生，我今年已经不是小孩子，我已经十九岁了，我已经懂得了理性和法则，但是什么东西能添补我的空虚呢，我想查看医学家的书本，他们都像一个混饭吃的教员一样。一到回答不出来的时候，就讲些非人类的语言，人类还保持一种原始的遗留，他们还存留一种对语言和文学的崇拜，野蛮人走到一个陌生的树林子里，要寻索地上横横直直的纹路，要听前前后后有什么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，假如有了非他们所熟习的，他们就梭巡不敢前进。据说诸葛亮很懂得野蛮人的心理，在他进兵那些落后民族的时候，他就作了许多可疑的声音，和可疑的足迹。在我们这时代，也还是一样，我们看了一篇人人都看不懂的文章，谁也不敢骂他一声“放屁”的，而秘密的兴起一种崇拜之感，自己觉得脸红，没有看懂那种深奥的文章该是何等的应该惭愧呀！我去找寻活字本，找寻教员，我尝试很多次，我差不多每次都带着羞耻回来，我羞耻我的理解力太差，我不理解他们语言里面到底包藏着一些什么。先生，由于我不能懂得他们的语言，这可以证明出来我神经的健全。但是由于我还是一个健康人，而且我堆在沙漠里，我才感到这样的痛苦。先生，我不能失去我的理智和判断力，我追求一种和谐的生活，

这才是我痛苦的根源。

在这个世界上我固然属于没有价值的一流，譬如说我的控诉，使有很少的人怨艾，假如他们随便谁，也许他们的价值还不如我，他们看了我这封信，一定说我写得卑微而又琐碎。也许他们还要造我的谣言，说这么一个人我是曾经听过有人提起的，如在上海堕落成为不红的舞女。所谓不红的舞女，那里边就包含了更凶的意思，最好不要来听我的故事。感谢天，我真是没有什么故事，假如我还有一点儿所谓女人的技术，我得佩服坞塔哈要能把有琥珀色的肉体 and 东方波罗门的祭坛有了联想。使人能想到她是一个神女，还在怎么样的一本庸俗的杂志上，看见了一个中国舞女的自传，她也能尽着她的天才来发挥所谓的女人说谎的能力。可是我已失去了这个能力。鸟在要死的时，会发出悲鸣；人在要死的时候，会说出真话。中国古诗的谚语就说过。我现在拼出气力来说出真的我。先生，我依然感到吃力。因为真正的我，在那里，是什么，我还在寻找。所以我有心想说出每句都是真实的话，但这话却未必都能传达出真正的我的话。因为也许一直我还是在被一些偏见藏着也未可知。但是我确乎是像一种宗教似的，找寻着真正的生活。就在我回到母亲的怀抱里，我就开始找寻一种真正的生活。我想把那种虚伪的生活铲除，像铲除那些可厌的野草一样。我在大学里不能发现他，我就到前线去。一点都不不是为了虚荣，或者是不甘寂寞，完全是为了充实那份啮人的空虚。在这个战斗的时代，只有战斗才能喂得饱人。我确实看到了，我虽然没有像那位煞有介事的冬烘先生，在前线发现了伟大的 Simplicity 我却发现了人类的良心。而且我发现了老百姓的判断力是那么正确又那么合理，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愚昧。我知道打仗的最根本的目的，是善和幸福要挣扎着在人类里面立起来，我是那样兴奋，我和我的小同伴们，我们都是新鲜的孩子。刚刚离开父